



雲貴川黔曲源流沿革研討會

文集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云南、贵州、四川三省
戏曲源流沿革研讨会文集

《中国戏曲志·云南卷》编辑部
《中国戏曲志·贵州卷》编辑部
《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辑部

1987年9月·成都

云贵川戏曲源流沿革研讨会文集

《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辑部出版
(四川成都市新生路五号)

成都市华新联营印刷厂
(成都外南石羊石桥)

开本787×1092 印张: 5. 25

字数: 114000 印数: 1500册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交流资料)

目 录

川滇黔三省的戏曲交融·····	顾 峰 (1)
四川雷家班贵州科联班对云南曲靖滇剧发展的贡献 ·····	吴沛民 (7)
谈元谋花灯与四川灯戏的关系·····	冷用忠 (11)
昭通端公戏源流初识·····	杨荣生 (25)
贵州傩戏的由来·····	高 伦 (35)
“庆坛”浅谈·····	于 一 (47)
花灯与宗教·····	金 重 , 张 桥 (68)
川剧源流辨析 ——兼谈地方剧种史的研究·····	钟 韬 (75)
黔北花灯概貌·····	费浩林 (99)
彝族戏剧《撮泰几》初探·····	皇甫重庆 (117)
四川省雅安地区戏曲文物概况 ·····	四川雅安地区文化局 (138)
附录:《中国戏曲志》云贵川三省卷联办 “云贵川三省戏曲源流沿革 研讨会简报”(1—3期)·····	(148)
“云贵川三省戏曲源流沿革 研讨会”播放录相戏目·····	(155)

出席“云贵川三省戏曲源流沿革研讨会”

代表名单 (156)

后记..... (159)

川滇黔三省的戏曲交融

[云南] 顾 峰

川滇黔三省是疆域相连、边界交错的大西南地区，滇东北部分地区在明代曾属四川，滇黔二省在清代曾设云贵总督，在军政建制上常相连一起，经济贸易的交往很为密切，文化交流活动也很频繁，三省民族种类繁多，自明初以来，中原内地多次移民入境。汉族比重不断增长，彼此间风俗习惯略同，语言口音相近，尤其是云南与川黔交界地区的语音几乎难以分辨，这就为戏曲声腔的交融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外部条件。而云南位居祖国边疆，其西南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中原内地与云南交往必须经过川黔，外地戏曲声腔入滇，也要先经川黔，后到云南，而云南在过去交通不便，外地声腔入滇，进来容易出去难。因而边僻地区还保留着一些较为古老的声腔剧种和曲调，如新发现的大慈戏、清戏、杀戏、梓潼戏、端公戏和一些老花灯曲调。清代以来川黔戏班和大批艺人在滇安家落户，对滇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见川滇黔三省戏曲声腔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戏曲声腔的“音色片”。

由于三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在戏曲声腔上也有着彼此交融的自然趋势。三省的地方戏曲（主要是川剧、滇剧、贵州梆子等），溯其源流，肇端明清。

明人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论述昆山、弋阳诸腔时曾提到“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会唱者颇入耳”。意即在云贵二省都会唱，那么在四川也就不成问题了。

三省地方戏曲的开始孕育，当在乾隆中期花部乱弹崛起之时，那时戏曲声腔的流动颇为频繁。“昆腔之外，尚有石磬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乾隆四十五年伊龄阿奏文）这里又是川滇黔相提并论，足见诸腔杂奏的局面已在三省形成。当时还有川人李调元说的“胡琴腔起于江右”，这就提到了皮黄的早期声腔。至今川剧滇剧仍有胡琴腔的曲调；还有乾隆时的乱弹声腔和时尚小曲也流布三省，腔系之多，难以尽述。诸腔过境，有的相沿至今，有的则被淘汰，不可能全部保留下来。但三省地方戏曲的腔源却没有超越出这个总的范围。诸腔流变的结果，后来逐步形成了川剧、滇剧和贵州梆子等剧种。它们的声腔构成因素虽各有不同，但梆子声腔却是三省均有，如川剧的弹腔、滇剧的丝弦和贵州梆子；其次就是皮黄声腔，或多或少地都被继承，如川剧的胡琴腔，滇剧的胡琴腔和襄阳腔，贵州梆子也有皮黄的板名，如〔西皮一板〕、〔二板〕、〔三板〕、〔二六板〕和〔二黄〕、〔阴二黄〕等；昆腔、弋阳腔的走向，川剧是继承下来了，如川剧之川昆，和高腔乃其主要声腔。明清间昆腔在云贵二省是时有所闻，诗文杂著中不绝于书，虽然没有象川剧样的形成川昆，但在滇剧、贵州梆子的吹牌、曲牌中仍有保存；弋阳腔在清中叶云南很流行，虽然滇剧中没有弋阳腔。但在滇黔的一些傩戏和新近发现的古老剧种中仍有其遗响。明清间流行的时尚小曲与各地山歌小调相结合，逐渐形成了风格各异

的三省花灯歌舞小戏，川剧中也还有灯戏；至于傩戏则三省皆有，尤以贵州为多，只是名称各异。这便是三省戏曲声腔的粗略大势。

乾隆中期不仅是花部乱弹诸腔并起之际。同时也是川滇黔名伶辈出，显露头角之时，在四大徽班进京之前的10年间，蜀伶魏长生等的秦腔班登上京师剧坛，他不但演技过人，且改进了旦角的化装，梳水头、踩跷便从他始，一时名动九城。京腔六大班黯然失色，代京腔而称霸北京剧坛。自魏长生走后，又出现了花部四大名旦，其中就有川伶陈银官和滇伶刘二官，他们的戏路和演出风格基本上接近魏长生。此外还有黔伶杨宝儿、川伶彭万官、陈金官、于三元、王升官、杨四儿、杨五儿、张兰官、曹圭官、马九儿等旦色。（均见《燕兰小谱》）由此可见演出之盛。同时也反映出川滇黔三省内秦腔很为流行。若探索秦腔之入三省，约当明末清初之际。这与张献忠及其四将军的大西军进驻川黔滇有很大关系。大西军将领多为陕人，且军中设有戏班，常拉民间女子学戏。1649年元宵曾在昆明“四门唱戏”（见《滇南纪略》）。况且陕西与四川相连，秦腔戏班入川极为方便。由川而黔再入滇。康乾间即已盛行三省，却为后来的三省地方戏中梆子声腔的形成作了孕育准备。

川滇黔三省地方戏曲的形成期，大体在乾嘉以后，川班入滇黔多在同光时期，可能贵州稍早一些。川滇戏曲的交往，艺人传说虽早。但见于记载者多为光绪初年，因在咸同时滇中局势较乱，杜文秀、李文学等领导的回、彝等族农民起义绵延二十多年，波及了云南五十多个县城。这时的滇剧起伏甚大，外来戏班鲜有入境，而在回民起义前后在昆的戏班计

有：道光六年（1826）昆明的祥泰班、联升班、福如班、寿华班。这四班就在道光时也有变化，祥泰班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就在昆明的老班、近四十年来它承担了收融外来诸腔，逐渐融为一部的重任，不久，福如班和寿华班合并为福寿班，滇伶王福寿常入云贵总督署演剧，常受总督贺长龄的赏赐。后来又有永泰班和洪升班（可能是祥泰班和联升班的衍变）到同治初又合并为泰洪班（见罗养儒《滇剧琐谈》）福寿班和泰洪班是老滇班。一直存在到清末。光绪八年（1882）始有川南叙泸一带的永庆班入滇，先在昭通，后到昆明。光绪十二年（1886）又分化出钰全班，这两班是新班（川班）。不久，钰全班返川。光绪后期又有福升班、荣华班、富贵班和庆寿班（多川黔籍艺人）直至清末。辛亥革命前，荣华班改荣华茶园，此后则茶园兴起。前期艺人均参与演唱。

前边提到的泰洪班。川黔二省都有。如同光间四川有个“以胡琴为主有太洪班”（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P、459）。贵州也有老泰洪班、新泰洪班（见谢振东《秦腔入黔考》）。光绪末年贵州新泰洪班报散，艺人王心坦等入滇搭班，以唱丝弦阴板称著，誉为“神音须生”。这个泰洪班是名称相同而各不相联，还是一个班在不同时期流入三省？这却是应该查清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昆明建盖老郎宫的。自来不知属何声腔剧种，而在广州《外江梨园会馆碑记》中却找到线索：吉祥班在乾隆五十六（1791）碑中出现，署名为“姑苏吉祥班”；祥泰班则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二碑中出现，署名均为“湖南祥泰班”。这类现象不知是偶然巧

合，还是同一班社的分支？但出现的年代都很接近。如果属于后者，则昆明的吉祥班属于昆腔戏班，祥泰班则为祁阳戏班（参阅《两广粤剧、邕剧历史讨论会论文集》中黄镜明、刘同春文）。

自光绪以来，川黔籍艺人相继入滇，改搭滇班演唱，丰富了滇剧剧目，提高了滇剧演技。如黔伶李少白曾拜曲靖雷四花脸为师，兼擅红生和文武老生，唱做冠绝一时，久享盛名。还有黔伶王心坦、魏文才、钟文发、何花脸、刘老长直到王海廷、李海云等均为滇剧名角。川伶陈偏搭以川南下河调改唱滇剧胡琴调，为有名的唱工须生，还有川伶王辅臣、邱云林、单炳南等均为生行翘楚；旦行则有李品金、钟春喜、翟海云、钟玉琴等为一时俊秀；花脸则以杨海蛟、张少阳、杨昆山等颇为驰名，丑角当以易松亭等为人称道，魏香庭则称“盖三省”。……名角较多，难尽其详（详见《滇剧史》）这些川黔籍艺人都对滇剧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很大贡献。滇班和滇伶栗成之、水仙花、王树萱、张吟梅、戚少斌等也曾到重庆、会理、西昌、贵阳、兴义等地作过多次演出，有些滇伶也兼擅川剧，如郑文斋等；《五台会兄》等滇剧和〔梅花板〕等曲调曾为川剧所移植或吸收，三省间的戏曲交流是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横向借鉴，对三省地方戏曲都有好处。

三省艺人为何在光绪以来能互相搭班？这情况表明了过去的三省戏曲有着共同的基因，三省戏曲多属梆子皮黄系统，其声腔的共性略同。当时也正在向着各自的地方性衍化，剧种界限还不十分明显，大家都喊“唱戏”。志书上仅记“演剧”。后来交往频繁，为了区别戏班来路，才分别冠

以川班、黔班、滇班之名。随着三省戏曲的地方化日渐巩固，民国以后才有剧种的确定和正式命名；其次是清末民初的戏班是民间职业戏班，为了谋生献艺，就具有跑码头的流动性质。戏是唱给观众看的，就必须适应当地群众的欣赏情趣，就得入乡从俗，艺人们在异乡谋生活，相互搭班或改调歌之。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了。如果以今日的剧种、剧团和巡回演出等概念来回顾当年戏班江湖献艺的情况，就有很多问题难以理解。

三省的地方戏曲都是立足本省而兼及邻省，川剧团自然是以四川为多，但云、贵仍有川剧团，滇剧也如此。过去在兴义、盘县等地也有过滇剧的组织；贵州梆子与滇剧丝弦有些近似之处，可以互相搭班。可惜散得过早，因而有些戏剧史家却认为“贵州没有地方戏”，（见《洪深文集》）因而在《中国戏曲史》上很少提及，这是很不公平的。1958年新形成的黔剧也曾吸收了贵州梆子的板式和唱腔，从而丰富本剧种。

建国以来三省的地方戏曲曾多次交流演出、互相间的观摩学习就更加密切了。

1987、5、15于昆明市艺术研究所

四川雷家班贵州科联班对云南 曲靖滇剧发展的贡献

[云南] 吴沛民

明末清初，云南战乱频繁，人民困苦不堪。清王朝统一云南后，采取和缓安抚的策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至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从而促进了云南矿业的兴盛和商业的繁荣，内地的各种戏曲声腔戏班，亦随着矿主、富商涌入云南，形成多种声腔争艳斗奇之势。据康乾时昆明乐王庙碑、老郎宫碑记载。来滇剧班计有石府班、长乐班、桂林班、吉祥班、祥泰班、阳春班等19个。演唱昆腔、楚腔、石碑腔、弋阳腔等多种声腔。这些声腔的演唱，为了适应云南人民方言土语的语音体系，以及风土人情，欣赏情趣和审美要求。至嘉庆、道光年间，逐步演变成以丝弦、胡琴、襄阳三大调为主体的云南主要地方剧种“滇剧”。四川雷家班，就是在这段变革的重要时期进入云南省曲靖扎下根来，为曲靖地区滇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川“雷家班”班主雷应文（1749年至1820年），字洪升，祖籍系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明代洪武时期，移居四川重庆府长寿县，乾隆时，雷应文带领戏班，由四川经贵州的

遵义、贵定、安顺等地，巡回演出至云南境内。乾隆后期，于曲靖定居，在城内购置了房产墓地，并在昆明和滇西等地演出。嘉庆二十五年雷应文死于曲靖，与该班先后逝世的几位名艺人，葬于曲靖城北麒麟山上，（墓地文革中被毁）雷应文有四个儿子：雷万春、雷鸣春、雷开春、雷发春。其中万春、鸣春在道光三年带领戏班子于昆明演出时染上瘟疫，雷万春死于昆明，葬在北山。雷鸣春死于曲靖，葬于城北芦子花园。雷开春连丧二兄，又因戏班声腔不适宜云南多数观众喜好，经营艰难，从而看破红尘，愤而削发出家。雷发春（人称雷四苗子、雷四本家）为继父兄遗愿，刻苦的改学滇剧，并在道光十一年腊月初十，向杨朝宝典卖家产，将全部银两添置行头切末，重新组建戏班，正式演唱滇剧。曲靖从此时起，即有滇剧活动的文字记载。咸丰、同治年间，雷家戏班，又在昆明等地演出。雷四苗子（因为人坚定固执，在从艺活动中不步老路而得名）、王福寿等艺人的高深技艺、精湛表演，深负盛名。光绪初年，雷发春返回曲靖后，即以教授滇剧为业，名票友刘铭山（刘玉堂之父），就是雷在这个时期的得意门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贵州“科联班”，在班主李少白率领下，由盘县进入云南，落脚曲靖。“科联班”的表演技巧高深惊人，但声腔为“下河调”。却不受云南观众喜爱。演出收入受到较大影响。艺人生活危艰，群众同情的呼之为“可怜班”。在这严重时刻，经有识之士指点，李少白和全班人民商妥，毅然决定，学唱滇剧。全班拜在雷发春门下，这样雷家班和科联班合并，组成了阵容整齐、行当齐全、演唱精湛的泰洪班。泰洪班在雷发春老艺人指导下，李少白任班主，主要艺人有朱岐山、刘金玉、卜金山、罗大

狗、罗四狗、翟海云、易小脸等。整个班子艺人有百人，在曲靖演出一段以后，即上昆明演出，获得较好声誉。而较长时期扎根昆明，以后朱岐山、卜金山在滇南一带驰名。刘金玉则在滇西享有盛誉。李少白一直留昆。雷发春在光绪十年左右返回曲靖。公元1892年（光绪十八年）逝世，仍安葬于麒麟山雷家祖坟。延着雷家的师承关系，曲靖滇剧界的一大批名艺人，都是雷的宗系。如李少白、朱岐山、卜金山、刘金玉、刘铭山等为第一代，刘玉堂、任玉堂、詹联荣、张绍阳、赵家齐、雷翠华、赵月清、刘双喜等为第二代。陈绍堂小水牛、袁国民、刘月涛、魏文才、罗香圃、黄雨青、万卜全、粉牡丹（雷发春的孙女，原名雷仆弟）、金艳奎、孙云峰等为第三代。王奎光、翠竹轩、碧金玉、詹国堂、符开元、孙马贵、郑玉艇等为第四代。第五代则延传至今的杨瑞华、刘庆华、陈伟、杨崇福、詹正坤、彭国英等等。另外在〔雷家班〕的带动下，先后在曲靖产生的著名滇剧班社有：〔泰洪班〕、〔泰昌班〕、〔富春班〕、〔义和班〕、〔陈绍堂班〕、〔赖少臣班〕、〔郑玉艇班〕、〔竺国正班〕、〔孙马贵班〕、〔袁国民班〕、〔翠竹轩班〕、〔黄雨青班〕、〔杨小分班〕、〔王柏纯班〕、〔郑定才班〕。以及〔陶情音乐社〕、〔崇正社〕、〔正风社〕、〔翼教社〕、〔同乐社〕等等。另外〔雷家班〕和〔科联班〕亦为滇剧带入了批优秀传统剧目。如雷发春所演的《火焚绵山》、《马方困城》曾一时称绝。李少白的红生戏，突出的有27场，从《杀熊虎》至《走麦城》、《玉泉山》场场精彩。黄雨青的老生戏《空城计》、《醉写吓蛮》、《晏婴说楚》风格别具。陈少堂的济公戏，无人敌，有活济公之称。翠竹轩的恶

旦戏《飞云剑》、《李翠莲上吊》等都有自己十分独特的色彩。建国以后，曲靖的这些滇剧班社和艺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则组建发展为曲靖地区滇剧团、宜良滇剧团、会泽滇剧团、陆良滇剧团、泸西滇剧团、罗平滇剧团等专业演出组织，在广大农村，还培育了一批长年坚持业余演出滇剧的玩友班社。如宜良的狗街、古城，嵩明的杨林、小街，陆良的马街、三岔河，曲靖的辽浒、越州、三岔、珠街，南路的板桥，罗平的罗雄、板桥，会泽的金钟等，他们演唱滇剧的历史，都在百年以上。特别是和雷家师承有关的滇剧班社，在全区广大农村的常年巡回演出，广泛传播滇剧影响。所以到目前为止，滇剧艺术，仍是曲靖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主要地方剧种。四川“雷家班”、贵州“科联班”对曲靖滇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雷四本家”被称为曲靖的“戏王菩萨”。

谈元谋花灯与四川灯戏的关系

〔云南〕 冷用忠

元谋，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北部。东由马头山经武定至昆明，北渡金沙江入四川。人口16万多，有汉、彝、傈僳、回、苗等民族，其中彝族2.9万，占人口的10%左右。这里地处低海拔坝区盆地，属亚热带气候。除产双季稻外，还盛产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

元谋历史悠久，1965年以后在县境内发现100余枚猿人牙齿化石，据专家测定距今170万年至250万年左右。这些考古的发现，证实元谋是早期人类演化的重要区域之一。1972年至1973年，在县境内的大墩子发现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经专家测定距今3000余年，相当于商朝晚期。根据出土的生产工具，建筑遗存及遗物分析，当时的大墩子当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明代《徐霞客游记》载，金沙江以北的江驿有古石碑，上书“蜀滇交会”，证实元谋自古为四川与云南往来必由之路。

元谋县境内，到解放前夕有灯社38个。演唱区域曾传播到大姚、姚安、永仁、牟定、武定、禄丰和四川会理等临近县的部份地区。元谋花灯的传统剧目有100余个（有剧本的80余个）。民间有大场口、小场口和头场灯之说。大场口即